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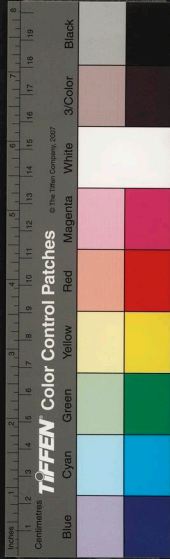
北狩聞見錄

保信軍承宣使智簡門事兼容省四方館事 臣曹勛編次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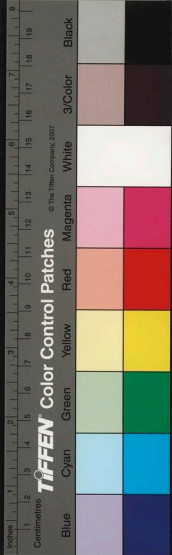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徽廟在蕊珠殿色進密報李石周訓吳玠莫儔來奏事即引對石奏曰皇帝令起居上皇皇帝即淵聖也緣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前次雖已得辭今又請到南薰門殿舍拜表乞皇帝歸若表到寨中皇帝便可歸內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事懇請亦無他意又密奏曰得旨爹孃請便來不可緩恐失事機徽廟沉吟曰軍前別無變動否卿無隱也朕爵祿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朕大事苟有他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變我亦孽劃恐徒死無益石等曰倘或不實甘受萬
死徽廟曰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圍城時聾瞽我不令
知以至于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可卿等無隱石
曰不敢亂奏徽廟即令中使請頭肅皇后時后已到
拱宸門外辦被複厨擔欲邀徽廟同行后與徽廟語
少刻即索道服徽廟尋常只着道服欲出姜堯臣等進曰雖云
邀駕只在門裏第恐虜情詐偽不測更宜聖裁此足
似未可移徽廟曰適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語今暫到
門首端的如此怎去不得內人與近侍皆大哭徽廟
曰縱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終在若以我為負得官家

歸保宗社亦無辭第恨我揖遜如禮退處道宮朝廷
政事並不典聞惟一聽天命未嘗犯分自處若此獲
報乃尔有愧昔人多矣顧左右曰從我者聽左右皆
泣從又取嘗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輿與顯肅
皇后出延福宮由晨暉門而出將至南薰門雙扉俱
啟徽廟曰此必番使來迓方欲回西就殿舍導從圍
掩車輿出門徽廟頓足輿中曰事果變矣呼丁孚取
佩刀而孚出門時已為金人搜去至東御園門有番
使傳二帥起居云到寨食罷相見于簾下端視久之
番使乃昔嘗奉使本朝者申初到南郊齋宮止于大



王位後人皆攔于西城門外並不許隨從惟姜堯臣
徐中立丁孚勳得在左右虜人目為祗候人徽廟
到郊宮虜人遣代太師汝少師等三人來奏徽廟取
向日張鼓投降本朝文字并張鼓緘首一宗處分事
件徽廟對來使云當日張鼓投降初未有不受之約
故納鼓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要鼓即斬首以獻
不謂細故上國指以為釁今城破國亡禍變及此何
文字之有况已嘗移文上國死生一切惟命不必以
此為目也虜唯自後更不來取金人凡有計議只在
淵聖皇帝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徽廟在

北狩圖具金

寨二十餘日徽廟自製劄子一通令與國相其大略
云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雖嘗招收張鼓
繼蒙湏索即令戮以為獻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
乃指為釁某即遜位避罪南下歸後塊處道宮恬養
魂魄未嘗干預朝政而奸臣伺隙離間我父子雖大
兵南來亦不相關報致煩天討宿甲臨城至城破時
始知以三關敗約所致蓋嗣子不能奉承大國之約
某亦失義方之訓事遽至此咎將誰執尚有血誠祈
回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廷却令男某等乞
一廣南煙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甘

北狩圖具金

二



芥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顯待台令劄子去後
二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恁地
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劄子却不取背元約
更容取上件指揮請上皇心下不要煩惱但且寬心
徽廟令把此劄子附進南京行在訖徽廟又製奏表
自即位至遜位凡宮禁深密外庭政事之失一劄
析深夜焚之是夕徽廟夢與太后同載入宣德宮奏
樂整肅覺來猶聞其餘音至曉令報典后知三月初
七日聞張邦昌僭立徽廟曰邦昌若誓以死節則社
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猶且庶幾但所繫至重既立異

姓則吾事決裂矣因泣下霑襟明日臣下有進詩者
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終作漢臣隣徽廟且讀且
罵曰待其歸商興漢則我已存龍荒之北矣不達事
機猶有如此者先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語分路去者
徽廟同二太子由河北路淵聖同國相由河東路約
會于燕京是日淵聖欲肅王同行肅王堅辭云去歲
奉旨出使不曾避免久違膝下泣請甚確始得免去
復以歧王從行以肅王曾奉使虜中人情稔熟故要
同去次日徽廟率淵聖二后諸王妃嬪帝姬駙馬等
望拜城中辭違宗廟徽廟伏地氣塞不能起景王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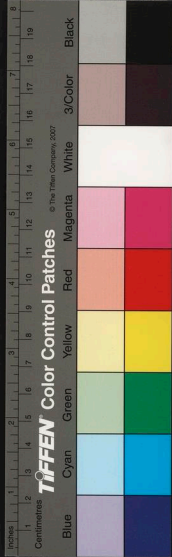
起之六宮無長少俱大哭聲震秦裡門動虜人說此
日色昏慘風聲如號移時方止是晚報來日起程
淵聖皇后太子來拜違泣下別去自此不復知見四
月初一日起程分路劉家寺初九二太子又要顯肅
皇后以下妃嬪諸王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洵
譯奏徽廟云自古聖賢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
于有德歷代革運這事上皇心下懸理會得本國北
收契丹所得妃嬪兒女盡分配諸軍充賞以上皇昔
有海上之盟甚厚好今令兒女依舊相隨服色官職
一皆如故因勸酒曰事有遠近且放心必有快活時

徽廟但致謝曰當日為兄弟今日為囚虜豈非運數
尚賴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嘗求代嗣子遠朝大國
望為主張太子曰上件不肯徽廟曰兩朝主盟惟某
獲罪非將相之過實某罪在天故請以一身仰答天
譴願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莫到燕京別有文
文來于是酒五行二太子面請王婉容位帝姬與粘
罕次子作婦許之飯罷歸寨自此不相見但日送雞
兔魚肉酒果徽廟答以病在車中無心飲食願早承
來旨燕王途中以乏食斃殮之以槽猶露雙足就寨
外焚化徽廟勅令人堅欲攜行至晚歇止徽廟伏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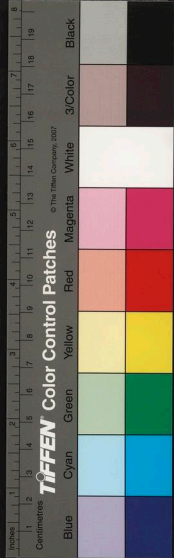
骨哭之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時執兵虜人亦皆泣下過汝州二太子請徽廟看圍場飯後遣馬并紫衣來迎同行于田野中看圍獵已而馬皆負所得狐兔忽有二人在徽廟馬前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徽奏見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藥師獨扣馬跪奏曰念臣昔與上皇為君臣向在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上皇恩德言訖淚下又再拜徽廟宣諭曰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當日欠一死耳太子曰藥師忠于南朝徽廟曰藥師未嘗抗禦大兵而收之過厚養養至此卒貽大禍太子曰此人

不忠于天祚則必不忠于南朝徽廟曰是徽廟過河數日宣諭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勛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厚今雖暫立異姓終必思宋不肯歸邦昌幸寬聖念又曰我夢想不忘弟記此夢次日宣諭勛曰我左右惟爾後生健步又備知我行事與我持信尋康王庶知父母繫念于彼及此行艱難勛曰仰賴天威可以伺便冒圍而去願不辱命得達聖心是晚下程徽廟出御衣三襯一領俗呼背心折領寫字于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押計九字復縫如故付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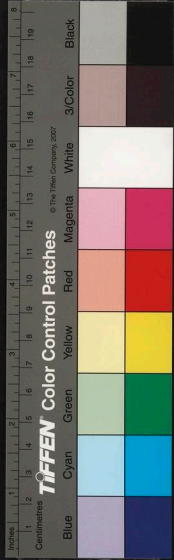
勛又索于懿節皇后得所帶金耳鐲子一雙雙飛蝶俗名闕云是今上皇帝在藩邸時製以為的驗及皇太后信令臣勛見上奏之詔語丁寧且泣且囑曰無忘我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手帕子付臣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多致語言氣已哽吾頸矣俟到燕山爾乃去懿節皇后初取鐲子與沈押班令付臣曰到時傳語大王願早如此錄遂得相見并見吾父幸道無恙皇太后以下皆哭徽廟聖訓曰如見上奏有可清中原之謀悉舉行之無以予為念且保守宗廟

洗雪積憤又宣諭曰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用宦官違者不祥故七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在此要知而戒焉徽廟又令奏上云恐吾宋德未泯士眾推戴時宜速應天順民保守取自家宗廟若不勉順記得光武未立事否又宣諭曾密賜上馬價珠犀合子等物又上曾說欲決河灌渡河番人等事以為密驗臣在虜寨臨行日恭奉皇后宣諭令奏上曰主上再使軍前欲就鞍時二后洎宮人送上至廳有幼女名招兒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箭擁衛上體女指示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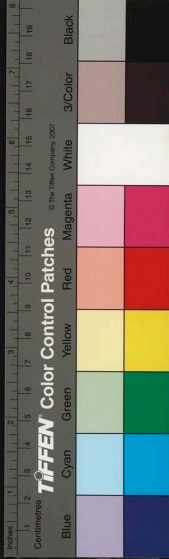
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太后當時悟曰我事四聖香火
謹謂京師四聖觀必有陰助今陷虜中愈更虔事自後夜深
必四十拜乃止更立奏上宜嚴崇奉以答天貺臣扈
從時太后未知主上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
書康王字貼于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子俱擲于局
若康王字入九宮者主上必得天位一擲其將果入
九宮他子皆不近太后手加額喜甚臣下拜即奏徽
廟大喜復謂太后曰端卜昭應異常便可放心卿等
可賀我臣等皆再拜太后以因此子代將不易道過
堯山縣進早膳有燕人百餘人守徽廟所乘車語臣

曰上皇活燕民十餘萬人我輩老幼感恩不已願識
天表因具以奏徽廟為揭簾見之皆羅拜曰皇帝活
燕人十餘萬陰德甚多即見回鑾不須憂抱徽廟曰
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耶吾獲謗不少今困阨反甚
于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人各嗟惋而去徽廟在
路中苦渴食摘道旁桑甚食之語臣曰我在藩邸時
乳媪曾噉此因取數枚食之甚美尋為媪奪去今再
食而禍難至此豈非桑實與我相終始耶至真定府
徽廟乘馬與二太子並騎入門前有引旗寫太上皇
府兩街居人見旗皆慟哭虜人不較也舍于府園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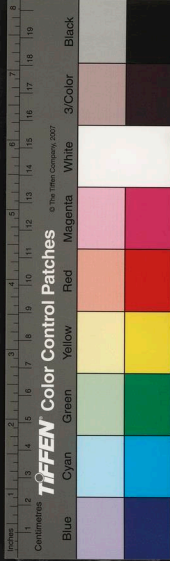
淵莊午門請徽廟看打球自二太子以下皆入球場
徽廟與蕭皇后在廳上看打球罷行酒少頃侍中劉
彥宗具傳二太子之意跪奏云聞上皇聖學甚高欲
乞一打球詩其請頗恭徽廟曰自城破以來無復好
懷遂作一詩寫付彥宗曰錦袍駿馬曉分明一點星
馳百騎奔奪得頭籌湏正過無令綽撥入邪門綽撥邪門
等皆打彥宗捧讀稱嘆即與太子又番語似講解其
球語意太子點頭令諷誦數過乃起謝徽廟亦謝其恭也
二聖既出城郭于南郊大王位虜排長木為障外
有兵每數步一竅容人者外亦窺內虜日以肉菜

米麵與內人博易間語曰南家有兵到某所矣次又
曰主上提兵十萬在河北每金人車馬過河即奪去
大軍所以未敢離此語訖即故覘左右如金人旁來
之狀色有畏而不敢留者人適以奏上衆皆喜為不
日救至又數易倚牆器械却用郊禮畫木槍戟復有
病人如傷中包裹卧于墻下云西南有錢相公兵四
五十萬來刀槍將去陣上強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
風喬貴妃製絳紅袍備緩急兵至即以衣徽廟為出
奔之計每十數日即他語一新柵中觀聽臨行猶傳
有兵相尾然了無來音後乃知許姑以緩聖心及愚



衆人虜謀多此類。徽廟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兩虜牽，駕不通華語，次顯肅皇后次，廚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計八百六十餘輛，自過河經瀋州城外，虜騎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人，近前臣以銀二兩博換飲食，賣人知是徽廟，即盡以炊餅、藕菜之類上進，反銀而去。自過此州，即行生路，步人所窺，木騎軍曳枝梢，水淺則填之以柴，路深則疊以爲甬道，跋涉荒迥，旬月不見屋宇，夜泊荆棘，或桑木間，艱難不可言。雖大雨亦行，泥深沒脛，車牛皆屢死，壞亦不容補，死就鬻其肉而去。人行稍後，則在後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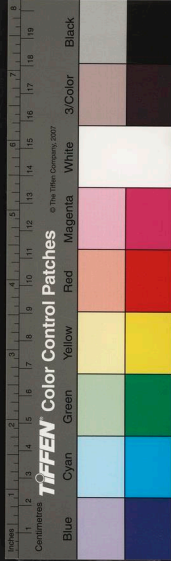
馬從而勦除，至暮下程，即以車前轅內，駕遶三四匝，如射帖，又斫枝梢繞，以爲鹿角，持兵備外嚴，于出入旋鑿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終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邊飯大半委頓，自後習知，遇有水處，即逐車旁，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自後稍得趣，明造飯，罷即支散路糧，徽廟顯肅皇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閤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則計口，人給二升，惟皇太后懿節皇后別有館伴宮人，早暮必來瞻見，聖容如未見，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館伴，至真定府，方得入城，歇泊兩日，盡換



牛蓋自京城至真定，牛多無草喫，極疲瘁死者十四
五。至是始換過真定府，中山行稍緩，日亦行五六十
里。巨勛向在龍德宮，因奏事宜春殿，聞暇恭承徽廟
宣諭四事，亦附于後。徽廟在襪祿時，因晝卧，忽卧處
屋棟中折欲墮，復續其聲達前殿。乳媪急抱徽廟起，
梁即墜所卧榻上。哲宗晏駕，太皇使縛秦玠等二侍
醫于寧福殿前，將付有司，已而迎徽廟入立，二醫見
徽廟過驚曰：此八彩之眉，一人之尊也。使王趣上於
後，安能以耶？左右因以奏太皇，太皇釋之。政和丁酉，
徽廟夢虜人數百列坐宣和殿下，既寤不自得，因令

禁止番裝，宣和間燕人歸朝，因曲宴郭藥師，令趙政
韓正等數輩復令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讓之。宣和
七年南郊，是日陰重，侍衛寒肅，薄晚徽廟密祈晴霽，
不食，頃陰雲自捲，從北去東西一縷雲收之痕，如界
移時，天地清徹，星斗燦然。徽廟顧侍衛者曰：從來郊
祀未有景貺若此之異者。遂製稱謝密詞曰：雨露未
霑，念密雲之直上。馨香旁達，徹夕月之當中。云云。

北狩聞見錄終



附錄

阿計替傳

阜昌七年春阿計替以其所書上皇少帝鄭后朱后
 生死事囑余曰秘密之蓋余與阿計替姻婭也阿計
 替本河北棣州人靖康中因賊將攻城守臣王若思
 投降時為中府介吏來日賊將缺立熾憾入城王若
 思與相見拜跪坐廳上鐵立熾憾曰此人貌似吾兄
 吾當重之乃以卮酒賜我曰飲之乃呼我從行至是
 月餘河北征戰命我常隨之一日熾憾詣韓離不
 帳請見議事亦將我偕行時我以番服裝束韓離不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狩圖身錄

十一



可十書專